

Courage

——下定爱的决心

勇气

平安叶 著
青涩果子 著

记得你每一个微笑
记得你每一滴眼泪
手牵手 微笑着肩并肩往前走
面对面 转过身背靠背止住步
走不出去了
像是被困住了的精灵
翅膀失去魔法
凝视失去温度
告诉我如何是好
告诉我是否放手
或者告诉我 你从未变 爱从未远
请你给予我 坚持的勇气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COURAGE

——下定爱的决心

勇气

平安叶 青涩果子 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

勇气 / 平安叶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
2006.4

(青春阳光系列,第5辑)

ISBN 7-80208-352-4

I. 勇... II. 平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38144号

书 名: 勇气

作 者: 平安叶
责任编辑: 邓中好
封面设计: 朱殿涛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2号
邮政编码: 100733
发行热线: (010)65369629 65369527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市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: 800千字
印 张: 100印张
印 次: 2006年4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08-352-4/I · 036
定 价: 125元(全5册)

记得你每一个微笑

记得你每一滴眼泪

手牵手 微笑着肩并肩往前走

面对面 转过身背靠背止住步

走不出去了

像是被困住了的精灵

翅膀失去魔法

凝视失去温度

告诉我如何是好

告诉我是否放手

或者告诉我 你从未变 爱从未远

请你给予我 坚持的勇气





第 I 部

就这样瞄上你

平安叶◎著

一个普通的女孩，
为了能考一所好的大学，
而搬到大都市和爸爸、妈妈还有哥哥住在一起。
刚下火车就遇见一个“长得不像话”的男生，
由此拉开了他们之间的故事。
对！就是这样相中你……

人物出场

房冰冰：就读于华南中学的高中生，一个善良快乐的女孩。

今小天：房冰冰的同学加死党。

房守谦：房冰冰的孪生哥哥，玄亿中学的学生。

司徒瑞：一个帅气的男孩，真诚，有爱心，玄亿中学学生。

卞韩：房守谦的同学加死党。



这是我的，请还给我

“唉！”这是我坐在火车上的第N+1次叹气，坐在我对面的帅哥一个劲地看着我，好像他的视线一离开我，我就会从火车窗户上跳下去似的。

“小妹妹，你干嘛一路上都在叹气啊？坐火车真的让你如此难过吗？”帅哥在看了我第一个小时三十五分钟零二十秒后开口问道。

“我有说我难过吗？”我反问，只是叹气而已，又不表示难过。

“那你叹什么气啊？”帅哥对我的问题产生了兴趣，整个身子倾向了我。

“我只是在想这火车怎么这么慢还没到达终点呢。”

帅哥听到我这一番话差点没晕了过去，在一边的大叔闷闷地笑着。

又叹了口气，我看了看手表，凌晨三点过五分，睡个觉醒来就应该到了吧？

“叮——”

感觉眼睛才闭上十分钟，手机开始狂响。

“喂？”我含糊不清地开口。

“小冰冰，你到哪里啦？我和子渝已经到了火车站了。”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车声、人声、音乐声以及小天震耳欲聋的叫声。

“不是不让你们两个来接我的吗？”我缓缓起身问道。

“别说了，我们已经到了，等会儿你要陪我们去逛街，一定要记得噢！”小天自顾自地说着，语气异常兴奋。

就知道她们两个打电话来没好事。

“我想下了火车就睡一觉，你们两位大小姐就放了我一马吧！”如果她们俩在我的面前，我说不定会跪下来求她们。

“不行不行！坐这么久的火车你不睡觉，现在不准睡了。”小天说的异常坚决，我都能感觉到她在电话那头把小脑袋摇成波浪鼓的样子。

“到时候再说吧。”我按下挂断键，伸了个大懒腰之后开始欣赏窗外的风景。

COURAGE

下定爱的决心

这里就是一年四季几乎都不会下雪的广东省，位于中国大陆南部，属于亚热带湿气季风气候，有发达的科学技术、人力资源、便利交通和优美风景。

而我这次要去的终点站就是有着美丽沙滩的深圳。每次看着地理书上面的深圳就会不由自主的惊叹出声。

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天来这里，却因为父母让我可以上个好的大学而有了这次机会。

每个人都说是个极其美丽的城市，再过十几分钟我就会真正看到这座美丽的大都市了。

怀着有些激动的心情，我开始收拾着行李箱准备下火车。

“要不要我帮你忙啊小妹妹？”帅哥好心开口问道。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我摇头，心里有些不爽，我房冰冰是有张娃娃脸，但好歹也是一个高中生了，也用不着一直叫我“小妹妹”吧？

“那好吧，小妹妹。”

呃，又来了，我拖着行李箱迅速逃离。

火车进站，人潮涌动着。

我的妈，这火车站怎么跟个迷宫似的，我怎么转也转不出去呢？

擦了擦脸上的汗，我准备去火车站里的便利店买罐可乐解解渴。

“哇！”什么东西滑到我脚下？

低下头，一只漂亮的手链映入眼帘。

“这只手链一定很贵吧？”我低下头拾起手链，自言自语般地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一个声音响起。

“这是我的，请还给我。”

抬起头，我不由得要喷鼻血，天啊！要怎么形容站在我眼前的这个人？帅？不不不，现在会自我打扮的男生都可以说帅（至少我这么认为）。

酷？不不不，不爱说话的男生我都觉得酷（至少我又这么认为）。性感？对，就是性感！
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个混血儿，因为混血儿能把完美与性感溶合于一身（至少我这么认为）。

真没想到在这里遇见的第一个人会是这样一个人，老天，你对我真是好啊。



《就这样瞄上你》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他盯着我，说着不太标准的国语。

“我有在看什么吗？”我半开玩笑地说，握着的手链却不想还给他。

“这只手链请你先还给我。”他看着我手中的手链，仍旧说着不标准的国语。

我看了看手链，再看了看他没有表情的脸。

“小冰冰！小冰冰！”一阵声音传入我耳朵，偏过头，远处小天和子渝正冲我这边跑过来。

下一秒，我的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快跑！

没有再多想，我拖着不算太重的行李开始“大逃亡”。

老天啊，我可不想被她们抓了去逛什么街，脚不断人也只有半条命了。

“请让一让！让一让！”我一边挥着手一边叫着。这地板真是的，没事干嘛老拖？害我一路跑下来有好几次差点磕破了下巴。干净也不是这种干净法吧？等我安全脱身了得考虑考虑一下去提提意见。

七拐八拐终于甩掉了两个人，我捂着胸口停下来开始大口喘气。

这是哪里？好半天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抬起头，三个大字让我不由叉着腰大笑起来。

“深圳站”，这也就意味着我已经走出来了。

下一步就是要拿着爸爸用手机发过来的地址寻找回家的路。

掏出手机，一个东西也跟着掏了出来。

手链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只顾跑来着居然忘记给那个男生了。

没办法，现在只有暂时由我保管了，如果幸运能碰到他再给他好了，如果碰不到就占为己有了。（奸笑）

拉起行李，我一边按着手机显示的地址一边上了车。

2 哥哥笑我是乡巴佬

“小妹妹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刚踏进大门，一旁保安室里伸出了一个肥头大耳的脑袋。

“啊？我？我住这里的。”第一次被穿着治安服的人问话，总觉得自己跟个偷了东西被抓到的小偷似的。

COURAGE

一下定爱的决心

“噢，来登个记吧。”保安大叔向我招着手。

“好的。”我把行李放在一边走进保安室。

登完记后，保安大叔把我放了进去。

真是的，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跟个刑满释放的罪犯一样。

“叮咚——”

按下门铃后，我的心情也好多了，这门铃引起了我的兴趣，让我不由多按了几下。

“来啦！”门里响起妈妈的声音。

“妈妈啊！”一开门我便来了个热烈拥抱，搂着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是不肯放开，要知道自从上了高中以后我就没看过亲爱的妈妈啦，真的好想她啊。

“哎哟！哟这么大了还撒娇呢。”妈妈笑得皱纹也出来了。

“怎么样？这里还好找吧？”

“我是一路看着路标过来的。”我抹了一把眼泪极其不舍地放开妈妈。

“这座城市漂亮吧？”妈妈帮着提了行李进去。

“刚才在车上一路上挤过来，下了车只顾找家里的地址了，没有仔细看看耶。”我如实回答，接过妈妈递过来的冰茶。

“没关系，过几天等你爸爸有时间了带你出去好好逛逛，深圳这地方大着呢，比家里可好多了。”妈妈坐到我旁边笑吟吟地看着我。

“嗯。”我点头，喝下冰茶，整个人也清爽了不少。

“快十二点了，我得做饭了，今天老妈给你煲个美美的靓汤，你先去冲个凉吧。”妈妈看了看墙上的钟，然后站起来说。

“什么？冲凉？”我对妈妈的话不解。

“我在火车上已经洗过脸了。”

“呵呵呵，傻丫头，我是让你去洗个澡。”妈妈听到我说的话后腰差点笑弯。

“噢，呵呵……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

看来得好好学习学习一下这里的语言了。

洗完澡，我坐在舒服的沙发里看起电视来。

“叮咚——”门铃响了起来。



应该是爸爸回来了吧？我一边想着一边起身去开门。

“帅哥你找谁？”我看着门口站着的帅哥，一脸迷惑。

“你？”帅哥上上下下看了我一分钟后突然大笑起来：“哈哈我说是谁呢，原来是我那个乡巴佬妹妹啊，哈哈。”

乡巴佬妹妹？我再次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人，难不成他是那个成天惹妈妈生气的白痴哥哥？不会吧？两年没见居然高我快一个头了。

“笑什么笑？房守谦！”我又着腰不高兴地大叫，哪有哥哥笑妹妹乡巴佬的？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我的亲哥哥。

“房冰冰，几年没见礼貌都不懂了啊？连哥哥都不叫一声？”房守谦把眉毛皱得打结，生气地看着我。

“妈妈，修下水道的大叔来了！”我对着厨房里大叫。

“什么什么？我是修下水道的大叔？”房守谦一下子跳到我面前，挽起袖子就要来揪我的耳朵。

“守谦！一回来就欺负妹妹，你给我过来！”妈妈从厨房里面走了出来，右手拿着菜刀正对着老哥比划着。

“我没有，是她先使诈的！”老哥跳起来反驳。

“我才没有。”我在一边摆出超无辜的姿态。

“你看看你，放假都不知道好好学习整天只知道玩，这样下去怎么考个好的大学？”

（特别说明，哥哥只比我早出生几分钟，所以我们读同一年级）

“好好，我这就去看书。”老哥摆出一副踩了狗屎一样的臭脸，把地板踩得震天响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我捂嘴偷偷笑着，这叫罪有应得啊，谁让他从小就欺负我来着？

“香蕉！Banana！苹果！Apple！桔子！Orange！”老哥的房间里面传出比打雷还要响的读单词声，把在客厅的我差点没笑背过气去。

说他白痴还真白痴起来了，都高三了还读这么简单的单词，我看他这一辈子也别想考个好的大学。

“乡巴佬！不许笑！”房间里又是一阵比打雷还要响的咆哮声。

“妈妈，哥哥说我是乡巴佬！”我跑进厨房找妈妈帮忙。

听我这么一说，妈妈连手中的锅铲都没来得及放便走进了老哥的房间。

COURAGE

一下定爱的决心

接着是一阵“乒乒乓乓”的声音以及老哥狼嚎般的叫声。

房守谦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哼哼哼！

3 我要读什么学校呢？

“来来，多吃一点。”妈妈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菜，让本来就小的碗看起来更小。

“够了够了，我自己来就行。”我挡住妈妈频频夹过来的菜，再这样下去，我非得用个盆来接不可。

“冰冰，学校的转学手续我会尽快给你办好的，我也没有什么时间陪你，这段日子你就和你那些朋友到处走走转转吧。”爸爸放下碗一边抹嘴一边说。

“嗯，好的。”我点头，把目光转向眉头打结的老哥。

“哥哥，你在哪所学校读书啊？”

“干什么？你别打我学校的主意啊。”老哥一边说一边护着碗往后靠。真好笑，又不抢他饭吃，有必要做这个动作吗？

“你哥哥那所学校很有名的，本想让他去受点贵族熏陶变得出息点，没想到越来越笨。”妈妈用筷子敲着老哥的手，一副恨铁不成刚的样子。

妈妈的一番话让我有种举起双手双脚大叫“赞成”的冲动。

“那我要读什么学校呢？”

“看看吧，到时候再说。”爸爸拿出牙签悠闲地剃着牙，不急不慢地说。

“反正不要和我同所学校就可以了。”老哥在一旁不住地强调。

“我还不稀罕呢。”我不住翻白眼。

电话铃响了起来。

“我去接！”老哥一下子跳了起来，唯恐别人和他抢似的连拖鞋都没穿就奔了过去。

“喂？找谁？房冰冰你电话！”一听到对方是找我的，老哥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篮球，把听筒丢到沙发上，没力气地走向饭桌。

这下换我连拖鞋都未穿好就奔了过去。

“Hello？”我学着《憨豆先生》里面憨豆先生讲电话的语气说道。



“说！为什么白天看到我们就跑！”电话里，小天超分贝地尖叫着。

“哪有？”我说谎说的面不改色，气定神闲。

“还说没有？你那小样化成灰我都认识。”小天的语气有些阴森，让我想到了某个鬼片里的女鬼复仇。

“大姐，你要干嘛？”我打着冷颤问。

“哼哼！明天给我来国贸地铁站口，不然可别怪我。”

“国贸地铁站？在哪里啊？”我抓着话筒大声问。

“在火车站附近，你问一下就知道了，手机没电了，不说了，再见！”

“喂？喂？几点钟去啊？喂喂喂？”任凭我怎么叫小天还是挂断了电话。

“妈妈，国贸地铁站在哪里啊？”我回过头一脸茫然地看着妈妈。

“你猪头啊，坐地铁坐到那一站不就可以了吧？”老哥在一边敲着碗，恨不得用筷子捅我的脑门子。

“可是你得告诉我附近哪里有地铁站可以坐吧？”我又着腰高声叫道。

“问路费50块，不但告诉你，还可以送你去。”老哥摊着手抬高下巴说。

“你怎么不去死啊！”我抓起沙发上的抱枕用力丢向他。

“啊呀呀——”一阵大叫过后老哥便直直地向后倒去。

“我明天自己去问，我就不相信连个地铁站都找不到！”

在KFC里遇见小天的死对头

我就说嘛，我房冰冰怎么可能连个国贸站都找不到呢？

两个小时后，我得意洋洋地站在地铁站出口呵呵笑着，引来目光无数。

其实一出门走一百米左右就有一个公车站点，上面标明了每辆公车所到的站点，还好国贸汽车站与地铁站相隔不是很远，这样很轻易地就可以找得到了。

房冰冰啊房冰冰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聪明呢？你这样会让家里那个白痴老哥含恨而死的，呵呵呵呵呵（自我陶醉中）

“叮叮咚咚——”手机铃响了起来，屏幕显示出小天那个猪头的模样。

这张图是在一年半前小天来深圳之前我给她拍的，觉得自己的摄影水平还不错，就一直拿着当来电大头贴。

C一下定爱的决心OURAGE

“小冰冰，到了没？”电话那头传来小天伴随着吸可乐的问话声。

“到了，现在像个傻子一样站在大门口呢。”我一手叉着腰一手拿着手机，真的跟个傻子一样。

“我们在下面的KFC里，你现在下来吧。”接着，小天的声音离开了话筒：“子渝，小冰冰等一下就过来，你给她叫一杯可乐，六只鸡腿，两个汉堡，两份蛋塔和一杯冰淇淋。”

呃，她把我当猪啊，没事点这么多干什么？真是郁闷。

跟随人流下了电梯来到KFC，我开始睁大眼睛寻找着小天她们的影子。

这里面的生意真好啊，一眼望去几乎看不到一个空位，要从这么多坐着、站着、走着的人里面找到小天 and 子渝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

如果是在老家，我说不定会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大叫小天 and 子渝的名字。

“小冰冰！小冰冰！Hello！我们在这儿！”嘈杂中，看见一个人正冲着我这边使劲地招着手。

“小天？”我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小天，一年半的时间没见竟然会变化得如此巨大，以前在老家整天素面朝天、清汤挂水的，现在大都市的气息完全可以从她身上看得出来。

昨天在火车站没有好好看清楚，想不到会这么让我眼前一亮。

唉，我开始理解哥哥为什么会叫我乡巴佬了，我这样子还真的够土的。

“真想不到啊小天，一年半没见这么漂亮了。”我笑着坐下，重新上下打量着小天。

“呵呵，来了这里自然就得融合进来啦。”小天笑得花枝乱颤，可能是涂了很多睫毛膏的缘故，让她笑起来的时候睫毛看起来特别长。

相比之下，子渝就比较朴实了。

“小冰冰，知道你爱吃蛋塔，我给你买了两份，一份在这儿吃，一份拿回家慢慢品尝。”子渝把蛋塔递到我面前。

“小天请客，我们不用客气。”

“呵呵，就知道你们对我好。”我不客气地开始吃了起来。

“对了，你打算去哪所学校读书了吗？”把鸡腿肉咽下后，小天擦了擦嘴问道。

《就这样瞄上你》



“爸爸还在给我物色呢，反正是暑期，还有一个多月，不急。”我含糊不清地回答，用力往嘴里塞蛋塔。

“干脆来我和子渝读的学校吧，这样互相之间可以照应。”小天托着下巴看着我。

“嗯，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我们读的华南私立学校，比起老家的那个学校不知好多少倍去了。”

“是啊，不但环境优美，设施也很齐全呢。”

“呵呵，听你们这么说，我还真想去那里读书了呢。”我托着下巴开始想象自己穿着校服走在学校林荫道上的情景。

“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开学的时候记得来我们学校报名啊。”

“嗯，好的。”

我把最后一个蛋塔塞进嘴里，用力点点头。

“希仔，你去叫吃的吧，我们先给你占个位子！”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，接着便是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，其中还伴有拉座位的磨擦声。

我转过头，旁边刚刚收拾干净的座位上坐了三、四个学生模样的男生女生。看着他们玩手机的玩手机，听MP4的听MP4，我不由叹了口气，这里的生活和我老家的生活真是一个21世纪一个20世纪70年代初，四个字：没法比啊！

“哎呀！那不是今小天吗？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啊。”顶着一头爆炸式发型、左耳挂着MP4耳机的女生朝我们这边阴阳怪气地叫了起来。

“是呀，任筱雅，真是巧啊。”小天也用着和爆炸头一样的语调回她。

奇怪，难道这里流行用这种语气说话吗？

“子渝，那个爆炸头是谁？”我碰了碰子渝的胳膊小声问。

“任筱雅吗？她是玄忆私立学校的，曾经在我们班读过一个学期，是小天死对头之一。”子渝看了看她们，然后把嘴凑近我：“她和小天曾经因为抢一个男生还打了好几次架呢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我兴致勃勃地问。

“结果谁也没有追到那个男生，她们俩全是一厢情愿的，人家根本对她们不来电，呵呵。”子渝有些幸灾乐祸地笑着，全然不顾小天正在喷三火的眼睛。

COURAGE

——下定爱的决心

“东东，快来帮我接一下！”希仔端着一大盘食物穿过小天与爆炸头的强大电流，对着爆炸头旁边玩手机的男生大声叫着。

东东卸下挂在耳朵上的耳机，起身去端食物。

“东东，我们俩换个位子，坐在这里我都感到作呕。”爆炸头忽地抓起桌上的包包站起身。

（她现在坐的位置和小天只隔了一个过道）

“子渝，冰冰，我们走，再在这里呆下去我都要跟着变傻了。”小天不无讽刺地提高声音，拉着我和子渝站起身。

“今小天，你的嘴还是那么臭啊。”爆炸头嗤鼻，抱着胸看着小天。

“彼此彼此。”小天边说边往大门走去。

“德性！”尽管人声很杂乱，我还是听到了爆炸头带有报复语气的声音。

♫ 小天和爆炸头抢的男生居然是……(1)

“房冰冰，你在装修洗手间啊？呆在里面两个小时了还不知道出来吗？”门外传来老哥怒吼外带踢门的声音。

“你以为我想呆在里面这么久吗？”我没好气地叫着。

都怪自己离开KFC后拉着小天 and 子渝去乱吃一气，现在好了，都呆了两个小时了，肚子还是涨得厉害。

“不想呆这么久就给我出来！我要方便！！”老哥的怒吼伴随着踢门声再次响起。

“30分钟以后再说！”

“30分钟？我去跳海算了！”

“好吧，你去跳了海再来！”

“房冰冰，你是想让我把这门踢坏进来揍你一顿吗？”

“房守谦！你给我安静点！”

“哎呀，你要造反是吧？”

接下来的时间，老哥一边踢门一边诅咒我。就这样一直到我打开门为止。

“要是我憋出病来你得负责！”说完，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门。



《就这样瞄上你》

“我负责？到时候一定把你给卖喽！”我叫嚣着走向电视机，把音量调大，盖过老哥的叫声。

“嘟，嘟……”电话门铃响了起来。

“谁啊？”我拿起话筒问道。

“我，卞韩，开门。”对方的语气很没礼貌，好像这是他家，给他开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似的。

“不认识！”我“啪”地挂掉话筒走向沙发。

30秒后，电话门铃又响了起来。

“谁啊？”我提高声音问道。

“你是谁啊？”仍旧是那个没有礼貌的家伙，说着莫名奇妙的话。

“这应该我问你吧？你按我家号码还问我是谁？”如果他现在在我面前，我一定要把他脑袋敲开看看里面都装着什么。

“你家？”对方沉默了几秒。

“你家是不是姓房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有没有叫房守谦的人？”

噢，原来是白痴老哥的朋友，难怪这么没有礼貌了。

“我家有只叫守谦的狗。”我绕着电话线慢腾腾地说。

“啪！”对方没有再说话，直接关了电话。

“谁啊？”老哥从洗手间里面走了出来问道。

“没，找错人了。”我挂上话筒耸耸肩，心里却在偷笑，哼哼！就不让你的朋友进来，气死你！

老哥没有说话，径直走到沙发上坐下看起电视来。

“砰砰砰！”我的屁股还没坐热，猛烈的敲门声响起。

“去开门！”老哥拿着遥控器，命令般地对我说。

“石头剪子布，谁输了谁就去开门。”

我站在他面前，挡住了电视机。

“好，一盘定输赢。”老哥丢下遥控器。

“石头剪子布！”

结果，我出布，老哥出石头，自然由他去开门。